

商奴五四五天紅五五天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五

十八陽

## 倉

### 上供倉

永平志上供倉銘 人力負米一石日行可逾一舍鉉山歲租萬有七千縣用一萬有奇餘悉上供邑抵舟次一舍

而造歲調丁男八千計往來遠郊五日近郊三日發農功三萬日程有奇民勞焉上饒太守吳越錢侯名象祖字伯同為政春年利興害除命尉相地瀕河治倉俾民便道就輸以省陸運鹵水百步得故基為屋百楹東西列殿六南鄉設廳事燎以周墻木之工三百土工倍之陶瓦六萬釘十一萬食與傭直皆給期月而成人大悅慰蓋淳熙十年七月癸未也食之地曰汭口其銘曰 政以字人匪以勞之役非其道奪我農時乃復斯倉乃勞斯逸無教之休君子之德君子孔嘉民以豫乎永啓厥後毋致錯予上供倉縣西三十五里汭口市知州錢象祖因民便立之宜春志上供支移倉在水南 宜春志宋許介作新建支移倉記 東貢山舊在新喻縣 為郡水分東西派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

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霜動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粱入于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索民越境輸賦。其弊甚苦。公私告病。袁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繩準弗撓。號令明一。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今七年于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吏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充。脩地勢。注辛有水變。不可禦。步口蹟。石差牙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儀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凡再徙之後。不易之形。蒙蔽於是。數者而不獲。自見於世。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四境之內。既安。開闢視聽。搜究遺闕。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蓋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吏受命不敢荒。經營周詳。以水南趙氏地。未上夷。民逐利者。庶幾其近。

以私倉之利。且各指其地以獻。什伍為曹。歌數相駁。疵以動搖。成憲公曰。是不可長。敢異議者坐之。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塚。吏持益。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志礫地。而被以木。復貫木橫。亘于兩柱之間。是為壁。而外輔以長幹。周以整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鑿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礫焉。凡建置之數。為廩。為廩。為廊。為門。為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為壙。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靡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咸逾月。納事興。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乳泊岸下。皆津津有喜色。人以此知此倉之利。不獨遠水火之害而已也。乃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不病而病。孰使之然。莫要匪基。莫勇匪決。彼隸以蠶。私是巢穴。侯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顯蒙。視此濫觴。侯有贏貲。其源其偷。爾食爾力。而不我欲。于乘其阜。于俯其淵。侯舉自公。丹我使安。尤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分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歐陽朴文增修支移倉記。東州上供之輸。故寓于臨江。自淳熙元年始徙歸分宜。七年始建倉于縣江之南。

輸不勤速。公私咸宜。然規摹未備。歲輸教告盈往。往俟漕運發。厥載乃復。受官惠滯民。民苦伺官。因循苟且。以幸竟事。十四年。郡委縣主簿劉君孟容。視輸慨然。以使民為志。乃平槩量。乃削年蠹。民無苛費。公不之事。因思有以廣其倉之未備者。則請於計臺。得錢共十萬。米五鍾。乃規其倉之兩隅。創為新廩。其度如舊。廩復增舊廩之扉。輪甃瓦。其飾如新。廩舊廩亦揭。足國裕民為賢。六字以為號。新廩二。曰公平。簿謂公則國可足。平則民可裕。必公必平。所以為賢也。民甚使之。表士之仕者。未嘗不欲行志。以及人。然左掣右繩。志堅而事遺。事順而勢格。凡小惠輒見。或有不得行者。今簿以小吏之卑。欲有所為。而上官應之。如高屋建瓴。水在己不敢以專請。輒舉為嫌。在彼不以尸功。出位為議。是雖簿有以素信於人。然非部使者與守侯之賢。聽而從之。則簿之志亦不能有所行矣。予家渝川。與分宜接。見士民往來。談十五年夏大水。簿嘗擅發計臺所儲。於是倉之粟以賑民。民甚德之。使者曾不以為事也。予固已深嘉屢嘆矣。茲又聞增修是倉。無非有以使民者。予因論所聞。樂為記之。前所云使者守長。則漕劉侯穎。太守黃侯環。通守趙侯伯厚。邑長周侯宗文。而協贊**轉般倉**。宋史王增修之役者。監稅張君子謀云。是年冬十一月望。

宋史王增修

為江西轉運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  
事畢受代元一統志轉般倉在淮安府神運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於  
此轉送關陝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張魏公奏議報  
修瓜洲轉般倉利害臣向者伏准處分今修瓜洲轉般倉臣已與向子  
固計度工料將興後間于固乃遣揚州通判陸濟來稱相驗土色沙石相  
半難於興築臣亦竊遣人覆視與子固所申一同臣已逐一備奏去訖竊  
惟此城之築不知議者將為守計乎將為戰計乎抑亦準備緩急為士卒  
有歸計也若虜非全歸而來可與角戰當據淮壩以俟其至何獨至此而  
交鋒耶况是軍施既退安肯有背水復戰之理哉若謂為守計則盱眙高  
郵之險揚州之險自當量度力守必欲守瓜洲臣所未諭瓜洲近江人有  
歸志孰與為守度不過以備倉卒遁走耳如探報不明料事不審措置失  
當至使虜之火兵得追躡吾後當是時孰不爭先求濟此城之設似為無  
益臣初以土脉堅固欲置轉般倉于其中雖費工後尚為有用今土沙相  
雜春雨秋潦必至頽毀費財困民何時而息事該國計不敢欺隱更乞聖  
慈特賜詳察臣以孤危之迹特倚陛下眷待倚仗第知竭盡死力以報知  
遇惟是昧遠任重責大日夜惶恐伏乞陛下察其用心俯賜矜照同日上

宋楊誠齋集仙居轉般倉記 嶺隕惟榔厥土沙礫厥田晚瘠厥氓宴畫  
氛厲濁蒸早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墮餽仰哺於衡莖芑靡贏蓋其川流  
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蠹厥瀧六六泓若激夫沂若躡蹬  
米舟重運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經圍膠而不前州家於焉稟於茲岸  
徒旅請粟自此入郭復道山蹊華確畧足棘茨留行泥呻檐啼過信乃達  
人勛費倍險踰於積估踰於雜猗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詠悌茹  
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麋一葦可杭迺諭州隸我來自東書艾囊衣  
不賃不庸吾以私人挈攜以從官櫬之布封識如故盍以召匠三十維艤  
維庚七楹迺庶其前爰受米粟迺墻其環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  
季春是醴季夏斯成罔股于官罔痛于氓師飲且逸歌舞侯德椰山之石  
迺磔迺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子宗臣白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  
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范至能石湖集奏檢肆轉般倉劄子 臣契  
勸近奉聖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去處專委守臣認數椿管總司不  
許干預并小貼子大軍轉般倉椿管米依前項指揮自己恭依將本府大  
軍轉般倉見在米斛盤到實數拘收椿管訖伏見日即諸處和糴米綱到  
倉岸者舳舻相尾見係本倉監官合干人交卸竊緣轉般倉雖號建康府

戶部轉般倉而監官合千人及所管米斛自米却隸准西總領所今朝廷  
措置既將此米撥付守臣其合千人等却仍隸總司事體相違難以檢察  
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將轉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實繫經  
久利害取進止大軍倉轉般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旨應  
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在建康監量軍倉大八萬六千餘斛  
奏以創食已三十六年支過無慮二十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縱有  
情弊恐非合出於日即合千人黃氏日抄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  
免江西米入倉狀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內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  
申禁絕濕米等條盡然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關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  
不早早申明一曰倉廩多壞網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良艱隨時當有活  
法本倉初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於嘉定以廩眼計後共七十有六今頓  
毀不存者十有四損而未脩者三十有八見椿米二十廩見空可備收米  
纔四廩耳四廩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椿未滿之廩約可共附五萬  
石有奇而總所鎮江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  
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  
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又費重綱吏多雜濕惡則是交

收為難。淮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吏今又聞見米色或稍異向  
來浙卷尤易於喧炒。則是支發為難。嘗考轉般倉之名本為關津處停米  
易舟而設。國朝以淮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  
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  
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綱。華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  
脚。今既倉廩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開暇。正欲廣積  
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  
軍。却乘此倉之餘閑。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廩。以待今秋  
就交浙右官卷。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借。及然使倉壞而不申。舉米  
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職守所在。不敢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錢。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  
大略。謂轉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凡倉之事。並合一新  
乞。賜備申。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從申。今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  
項。一修倉。必須先空其廩。去年元申時止有二十一廩宿米。自後節次  
支發。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十四廩有米。椿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盡數  
科撥。令廩服空淨。一體及時修整。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



準省額同提領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特本司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糴鎮江府諸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內除淮東總所認糶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椿積經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但倉場積弊利於糊塗不曾逐厰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領之日既以手糴手運子母一家間有耗折不及三釐者例欲援豁以爲贏餘不與討見分曉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鞭長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絕合與逐厰計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休實理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情徹之後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厰支絕即時申有無耗折多少實數未免倉場前後家雜之弊一本倉天地字兩厰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厰無不以板鋪地今亦間有間插地板之本及零碎爛版在地者照得倉厰若有地板既可免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

時收買襯碑。此事倉廩最爲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拆船板出賣。若就買鋪碑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此項不入料帳。元料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廠木植。雖以不可爲柱。若棄短取長。解開爲板。亦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置施行。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夏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免致疎虞。訪問老吏。舊米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名。防護巡緝。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擔閣數月。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跨牆而入。是守宿斗級等警覺。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孰窺之。此豈細事。今米欲望速申乞。從久例。仍劄都統司差撥巡警。庶絕後慮。一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米糧運。自浙達淮。道微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淤。遂成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河內。閘裏無用之地。名曰栲栳閘。自此甘露港愈塞。制司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又淹重費。又船隻無所稍泊。屢爲風濤損壞。某去夏到官。首陳十說。曾蒙本司申

省割下所屬開浚而府舊官拖捺不行其又陳兩閩利害緩急對列申明而前政提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無港泊船之故無盜賊跨越窺伺亦正因港塞無水合不檢照某前此兩申併為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多朝廷為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若許科撥則所屬官司決無不致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乞免專人并豁耗狀 照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奉朝旨提領必興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二如修厥如開港昨以申明除害之事今再聞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軍官與民以刑交則弱之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嗃爪剛者決兩強徒自戛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糴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家察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網運火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戶自行鹽課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自齋大斛膏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吏卒日少氣萎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齋抱費從何

米其竊嘗譬之少壯時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米淡之日祖父時有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苦之世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乘除自然之理本無足惟然渾場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而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悔而司存奈何某到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準便牒從申於本倉收支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但念轉般倉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壞而避嫌不為一言於心何安區區欲望台慈自建臺吏新應于文移無輕遣專人筒匣庶使倉場不至重困為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忠厚之至一倉米路耗自有成法聞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久倉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為不當但兩載以來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夏或因厥少米多宿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逆遞積倉經及三歲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條理豁一旦清徹見底誰與陪備所謂專攢不過破皂衫窮漢所謂躑躅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言萬一禍責及身惟有自經溝瀆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

欲望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申提刑司辯總所欲追治本倉狀。伏  
準使牒備準省劄備據淮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曾取運江西米到轉般  
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淨為雜百端措勑及倉官不肯任責監火今  
米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入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斗綱梢皆非  
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戢綱梢總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  
相與體國之心合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綱  
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  
始萬一關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措勑則罪  
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  
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減剋盜糶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  
一經水盪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火末節自有成例不待  
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照對轉般  
倉添造一新真可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事任責者少正當立經久之良  
規蓋倉必覓地鋪板然後米可免蒸濕檢視天地宇殿尚有餘板是舊來  
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殿任事者不肯計料地板等費今來再  
造一十八殿已蒙鎮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冰凍

難於用沈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為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必常  
 常整漏然後可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免之損雨  
 過必葺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遠倉五六年間不特大興修倉之  
 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滴雨塊土之隙浸成牆  
 額棟椽之大迨某去夏祇役申請之時厥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  
 材廢瓦仆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者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某因而訪  
 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以  
 壕寨兼脩此倉今幸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割下委其再創此  
 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為費則倉之堅久可保其與淳熙等此可為  
 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入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  
 愛惜職事所係惜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中省劄批成  
 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某常切到倉廩革弊條或倉斗  
 故為遜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區處仰一日具遵稟申某即已遵  
 稟敢併以見行申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茂  
 實一戶納癡粳米最為嫩怯一盒即壞見堆在廩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  
 備中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賓莊官有多年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

幹人包到又陳紅赤小米樣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人探試賣弄  
爲衆戶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換別米。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糶碎失  
雜最多。朱莊官五百餘石。間有癡粳。此兩項已與嚴監篩擇交收。及令責  
狀。後來不許再約。此等米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戶稍知忌憚。不敢苦以惡  
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篩颺。隨即交納。並無停滯。其見今日日絕早。率同  
官下倉米到。即時審交青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指視米色果  
好。倉斗安得強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戶安得強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  
弊。以上係鎮江等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但莊  
官欲與船戶點數。止肯以元量入船。一斛出卸。既既取於木履。樣洞船之  
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席之上。以致艱難。遲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  
岸。或繼此諸莊。輻湊則填塞擔閣。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提刑司。乞移  
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費斛器。米到頃卸。以便指運。外所合  
并申朝省。照會須至供申者。申提刑司。區處交米。將照對交米之要  
有二。一曰催遣收數。二曰措置倉廩。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  
船困於呂城一坝之般。刺無絲而前也。數日以來。米船擁併。而倉中亦尚  
欠米交收。蓋米船自隔湖繞出呂城坝。西徑從丹陽七里橋入河。群然而至。

而鎮江府所差彈壓兵將以編排資次爲息爭之術米船亦各守資次動以刀鎗相向無一船敢先入也其因於司存之名分深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遠未即報應遂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卸運鄧路鈐彈壓陳統制各廳節級自倉東栲捷聞至沿河十里外抄尋已到未得入開米船每莊各先放十船入開併將河步釘界分爲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十五石九斗六升自今遇晴更可日增則僅趙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在倉廩本倉元修六十二廩皆已充滿續起十八廩僅有麗水列張四廩是去冬築立牆脚可備目下應殺變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牆四圍上下無不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本總所北倉聞曾許借廩眼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其亦曾蒙使牒委令踏逐繼具回申乞割下鎮江府踏逐有無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廩則可收一廩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聞布袋不多船隻不繼所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六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使得一日可有二三萬石空廩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



即賜備申朔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須至申者重修轉般倉記  
景定元年春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區夏四閩祀而當癸亥歲於是邊烽  
之熄浸又矣方且統統軍國事九切於邊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  
兩淮軍饟襟喉賜緡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鴉工新其舊歲  
十一月建焚鼓明年春吉成董後官劉安華石請記工繳余曰是奚足哉  
盍記其大者乎或曰倉舊八十廩今修六十有二已仆不存者十有八行  
且併新之盍記諸余曰是亦奚足哉盍記其大者乎紹興七年我高宗用  
向子諲之請始以昔之置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將方會師江上勃  
勃乎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事如之何可一日緩未幾柄國者推  
一世之豪傑而奪之兵託名四太也廩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為哉倉於  
是易名曰大軍君子觀薛雄飛書倉氏聽壁謂今大軍倉尚榜稱轉般使  
人於邑不自勝淳熙初我孝宗復度地舊倉之西為今倉方是時上親閱  
精銳日夜感厲雖一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重留意嘉定史化  
增飭唯謹雲屯百萬今猶賴之奈何法久而弊至有張大雜事者嘗倚轉  
般為子母相私之地雖營葺之費一毫不以請於朝識者終不以為然於  
藏意嘻然則轉般之關係不其大矣乎蓋倉之興也木嘗不出於朝廷而